

出乎意料的

古董真相

骨董时光 / 著

LongGa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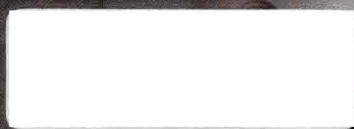
龙缸

两家拍卖巨头之间的

『商业争斗』

这里藏着一个你所不知的

『古董江湖』



骨董时光 / 著 /

龙缸

LongGang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龙缸 / 骨董时光著.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16.6
ISBN 978-7-5143-4886-6

I. ①龙… II. ①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00870 号

龙缸

作 者	骨董时光
责任编辑	张 霆 哈 曼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64 (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vip.sina.com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6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4886-6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目 录

龙隐 / 1

龙聚 / 18

龙遇 / 44

龙宴 / 75

龙疑 / 91

龙忆 / 107

龙谜 / 132

龙寻 / 154

龙示 / 173

龙居 / 193

龙变 / 217

龙归 / 236

龙 隐

这些年来，每到京城黄昏，安梦归就看到两条长翼巨龙盘旋在自家四合院的屋顶。

两条巨龙都是赤金色的，怒目狰狞，互相瞪视，鳞爪闪动寒光，变换着各种挑衅的姿势，极其恐怖，却没有一丝声响。大概有半个时辰光景，就会自行消失。

可周围的街坊邻居却没有一个人承认看到。

同样的景象，安梦归在后海的滑冰场上也见到了。

去年冬天，有一次他在人群中背着手滑冰时，无意间抬头，往鼓楼的方向看去，远远地，在那古老建筑背后的胡同里，有两条苍龙突然腾空而起，在巨大的苍穹上舞动腾挪，划出一道诡异的弧线。

有个正在他身旁不远处滑冰的小孩也看到了，指着天空叫起来：“龙、龙！那里有条龙！”

那孩子的妈妈看了看，摸着他的头说：“哪里有什么龙，只不过是——
一团被夕阳映照的云朵罢了。”

“砰”的一声，安梦归因为看得过于专注，撞上了滑冰场的围栏，
重重地摔倒在冰面上。

“大爷，您没事吧？”一个好心的青年过来搀扶，发现安梦归浑然
不觉，身体硬得像是一座凝固的冰雕，就忍不住多看了他一眼。

这一看，吓了他一跳。

安梦归的一只眼睛早就瞎了，脸上有一个黑乎乎枯萎收缩的窟窿。

三十年来，安梦归就像古代神话中巨龙的奴仆一样，坚守着一所古
老的院落，这所灰砖灰瓦的四合院老宅，深藏在鼓楼后街某条幽深胡同
的尽头，大门紧闭，少人往来。

他隐居于此，守护着一批无人知晓的古董，这些古董传自他的祖辈，
秘不示人，究竟它们价值如何，是真是假，外行人不能明了。而他钻研
日久，早已是古董专家。安梦归相信，真正的高手都像他隐藏于市井之
间，平淡无奇却暗含雷霆万钧。他每日与种种千奇百怪的古物做伴，这
些古董除了表面结了一层厚包浆——那是他不断盘抚摩挲的结果，其他
丝毫未变，而他却已从青春年华一步步地接近坟墓——而那也正是很多
古董当初向他走来的方向。

三十年来，观察古董是他与世界对话的方法。这个世界有多神秘？

问问这些文物，它们背后的藏者早已随着岁月飞逝而湮没，后人面对的将是无穷的秘密。如果藏品能开口自己讲述它主人人们的故事，相信一定是精彩纷呈。

就在安梦归带着这些古人的秘密渐渐走近坟墓的时候，沈盈玉带着一个叫时光的古董专家来了。

沈盈玉是安梦归见过的最为风姿绰约的女老板，她低头下车时，一件缣丝芙蓉披肩素手拽着抵挡冷风，白藕似的脖项上有一大把乌黑的头发随意绾着，用一根老蜜蜡色的长簪子别住，这簪子细看不是蜜蜡，竟是盘熟了的宋元古玉，沁色深浓如蜡而已，行话里讲，千年白玉变秋葵。

都说她已近 50 岁了，那腰身、那下颌、那顾盼间的矜持真不像，也许是从未结过婚的缘故，却也神秘得引人猜测。

安梦归眯着浑浊的独眼看着这个许久不见、已经变得有些陌生的女人，片刻，从嗓子眼里迸发出含着痰的嘶哑声音：

“你怎么才来？如果再晚，你可能就看不到龙缸了。这是谁？”

他看到沈盈玉背后有一个身材瘦高的中年人。

“这是我们拍卖公司古董部主管时光，你们认识一下。”

时光？这名字倒有些特别，他看到此人木讷地站在沈盈玉的后面，仰着脸，目光穿越了安梦归，望向他背后的天空，好像完全没有听到他

们说话。

“嘿，你在看什么？”沈盈玉眉头一皱，对自己的部下初见客人的失神有些不满。

“哦，没什么！”时光回过神来，尴尬地低下头，快步走过来和安梦归握手。

他的手竟然略有一点颤抖。

安梦归看到他眼眸里尚未消退的惊疑神色，就明白了。

他一定是看到什么奇怪的景象了——巨龙？难道他也看到了我家屋顶上的巨龙？

安梦归忍不住地回头看了看自己家的屋顶，只看到一只龙爪慢慢消散在雾霭里。

周围的邻居们从未看到，沈盈玉也没有看到，而这个初次登门的陌生人却看到了。

此人绝非普通。

安梦归枯瘦冰冷的手指在时光的掌心划过，尖利的指甲划得对方微微皱了一下眉。

一个奇怪的念头在安梦归心里泛起，又沉灭。

“嗯，盈玉、时专家，你们跟我来！”

安梦归带他们走进自己的四合院，这是座大门永远紧闭的灰色院落，从100多年前的清朝起就静悄悄地隐藏在狭窄破落的胡同深处，若非推门而入，谁也不知内有重重洞天，穿过门洞，迎门便是一道清代修建的影壁，枯萎的古藤盘绕着砖基，斜倚的香椿树攀附着瓦顶，狭长的前院一溜五间南房，穿过垂花门又有后院，东、西厢房各有三间，坐北朝南是五间上房，门两侧种植着海棠和石榴，暮春时节，遍地落蕊无人打扫。

大隐隐于市，谁能想到这竟是80年前京城最大古董商的宅院？

安梦归的脸上因睡眠不足罩着一层黑气，他指点着院落：“‘文革’时，这里成了大杂院，前院后院搬进来六七户人家，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有了钱，把祖上的房子一间间买回来，把他们都清走了，私搭乱建的房子全拆掉，恢复了本来面貌，只除了这一户——”他指着前院角落里一处低矮的门房愤愤不平地说，“这孤寡老头是个疯子、精神病，死活不肯搬走，给钱也没办法。”

这房间果然古怪、黑漆漆的，只有一扇小窗被又油又脏的旧报纸糊着，外面的人根本看不到里面的动静。

“老头还在吗？”沈盈玉遥望了一下，“记得几年前来时你就说过这事。”

“在，这老东西除了早晨出来买早点，夜里出来倒尿盆，几乎整天都躲在屋子里，有时候学唱两句京戏，破锣嗓子，扰我清静。”安梦归

恨恨地说。

“你没想点对策？”

对策？安梦归暗暗咬牙，对策他岂能没想过？曾经，他养了两条大狗，把它们拴在老头屋门口，每天只喂一点点食物，饿着它们，每当疯老头一出门，两条狗就恶狠狠地朝他狂吠，作势欲扑，安梦归甚至暗自希望某天，狗能意外挣脱绳索，扑上前去，用它那锋利的牙齿咬住老头的脖子。

可是说来也怪，有一天他出门办事，回来发现两条狗吐着唾沫，蜷伏在地上，病了。病好之后，见到任何人再也不吭一声。

他怀疑是疯老头下的毒，可是他找不到证据。

北面上房是安梦归的起居室，屋内凌乱不堪，地上堆放着大量的书籍和杂物，靠墙的两个书架上反而书不多，陈列着一些古董，时光用目光迅速扫了一遍，似乎没有值钱的东西，多是些汉唐常见的陶罐陶俑以及清代民窑瓷器。

“这些东西都不值钱，只有上面那件莱菔尊不错，你可以拿起来看看。”

时光上手了几件，发现每件器物的底下都贴着一个很特别的标签。

“这个标签很特别。”

“对，这是我太爷爷贴的标签，你大概也听说过，他是民国时代的大古董商，珍藏无数，他过手的每件器物上都贴有自己铺号的标记——

‘兴荣斋’。我家在民国的古董圈大名鼎鼎，可惜，很多东西‘文革’时被砸了，这些都是当时藏起来或被他们忽略掉的东西，这地方几年不见外人，如果不是你沈盈玉和我家祖一辈父一辈的交情，没人能走进这个屋子。我叫你们来就是为了其中一件家传国宝——宣德大龙缸来的，如果不是它，也请不到你们来！”

起居室一侧墙壁摆放着几只旧沙发，遮挡着一道小门，这门比通常的门要低矮狭窄很多，上着一把旧铜锁，时光初次进来竟然没有发现这房间里还连接着一个小套间。安梦归搬开沙发，用颤抖的手持钥匙拨开铜锁，在他的带领下，沈盈玉和时光低头弯腰挤进这个房间，这是一个非常低矮的小房间，可能不到5平方米，向南有扇小窗，却被报纸糊住，房间内的光线非常昏暗，终年散发着霉烂的味道，隐隐约约地看到地下正中有两床棉被，盖着一件巨大的器物。

时光心里想，传说中的龙缸应该就在这下面了。

“宣德大龙缸就是藏在这间密室里才躲过‘文革’浩劫的？”沈盈玉问。

“不，这房间哪能藏得住东西，缸是我近几年搬进来的。”

作为瓷器专家，时光知道，民间所谓大龙缸，是指形制巨大的瓷缸，文献《景德镇陶录》记载：“缸多画云龙或青花，故统以龙缸名之”，点出了器物名称的由来，龙在古代是皇权的象征，大龙缸是帝王专用之物。早在明朝洪武年间，景德镇御窑厂就开始试烧这种大龙缸，却屡屡失

败，到宣德时，镇内烧造龙缸的专窑已增至32座。因其烧成的难度极大，百不得五，而所烧成的产品又专供帝王宫廷使用，其他全部砸碎，不许流入民间。所以龙缸的数量才极为稀少。

明朝灭亡，清朝建立之后，很多明代器物遭到损毁，宫内的宣德大龙缸更是不知去向，有人说已经全部损毁，有人说只有极少数流入民间，总之都是传世瑰宝，是价值不可估量的名贵古董，很少有人再见到过。

时光曾在参观北京郊区明皇陵——定陵的地宫中见到过大龙缸，据发掘的文物专家考证此缸曾装上香油作为“长明灯”使用，然而，由于它们是嘉靖万历年间制品，其艺术价值与经济价值比起宣德年间所烧造的龙缸来，低了很多。

古玩行内早就传说，安家存有一口宣德龙缸，是大清朝灭亡后从宫里流出来的，但一直无人亲眼证实，沈盈玉与安梦归认识多年，也只是听说而从未见过这口龙缸，不知他为何会突然约她过来，还说要将自己家族收藏三代的国宝宣德大龙缸交付她的拍卖公司公开拍卖。

就在他们心里又惊又疑、捉摸不定的时候，安梦归一边咳嗽着，一边走到窗前，想打开窗户放点光线进来，没想到窗户的插销因太久不用，已经锈蚀，一时间竟打不开，于是他用尖利的指甲把长久糊在窗上的报纸一点点地刮开。

阳光从外面穿射进来，光柱里的灰尘惊醒了尘封的梦境，可以看清楚盖在龙缸上的棉被是蓝灰色的，已经破败不堪。

“你们不是想知道传说中的大龙缸是什么样子吗？”安梦归低头看

着两床旧棉被，灰黑色的面孔上泛起一丝兴奋的红晕，“它就在这里！”

他忽地一下掀开了棉被，一股灰尘腾了起来，几乎迷眼。

一件巨大的器物从灰尘中露了出来。

这就是驰名天下的古董——宣德青花大龙缸？沈盈玉和时光定睛一看，却不觉大为惊异，他们确实看到了一口大缸，只不过，这竟然是一口从里到外、涂满了绿色油漆的浓绿色大缸！

大缸因年深日久，积满污垢，内壁甚至结满蛛网，却里里外外看不到一点纹饰。

所谓的龙缸，“龙”又在哪里？

这年春天，安梦归突然想把祖传三代的宣德大龙缸卖了，因为什么，外人不得而知，古董行里能接近他的几个老人猜测，也许是他年老多病，没有能力再保存这件国宝了，也有人说，是因为他唯一的女儿安晴在美国要嫁人了，他准备移民到美国去养老，龙缸太大，又是文物不能出境，只好卖掉。还有人猜，是因为现在拍卖市场火热，古董拍卖屡创高价，一件官窑瓷器，动不动就卖出几百万几千万人民币的价格，他抵抗不住诱惑，也想趁机换一笔大钱……

其实，安梦归之所以非卖掉龙缸不可另有原因，这件存世已经 600 年、在他安家也已经传了三代的国宝，最近折腾得他不得安生。这奇异的打扰，绝不仅是那黄昏时分盘上屋顶的巨龙。

就在年前一天夜里，他在熟睡之中被诡异的声音惊醒，一个不知从哪里传来的声音，开始隐隐约约，像是某种巨型动物的喘气呻吟，后来又浑厚低沉，如一把钟锤轻轻敲击在古钟上——“当、当、当……”

半夜听来，如置身深山古刹，老和尚敲起暮鼓晨钟。

肯定又是前院那个疯老头在折腾！这个浑蛋，给他多少钱都不肯搬走，偏偏又是个轻度精神病，自己拿他没有办法，如今深更半夜又变什么戏法来折腾自己？

安梦归怒气冲冲，他翻身而起，披衣下床，拿着手电筒走到院子里，侧耳静听了一阵，四周并无声响，不觉奇怪，又来到前院，蹑足潜踪凑到疯老头住的小屋子窗下，屏住呼吸听了听，屋内传来老头均匀的呼噜声，并无任何异常。他便疑心是自己做梦，转身刚想回房睡觉，那声音又从附近传出来了：“当、当、当！”

这次他听得清清楚楚，声音是从后院东南角发出来的。

他慌慌张张地跑到后院，东南角空空荡荡的，哪有什么人在？连声音也没有了。

他在夜风里等了许久，心中有些不安，安梦归知道，东南角虽无人在，却藏着一件最要紧的东西，那就是他们家祖传三代的国宝——宣德大龙缸。这口龙缸，民国时代在古玩行内享有大名，新旧更替，政权建立之后，虽然古玩业停滞，但是仍然有不少老行里人惦记这件东西，每当有人向他打听，他便说：“那口缸啊，日本鬼子进城的时候就砸了，早就不在！”但心里还是忐忑不安，生怕国宝招来祸患。

“文革”刚开始的时候，因为怕有人揭发，红卫兵来家里“破四旧”砸烂它，于是安梦归想了个奇特的办法，他买来两桶绿油漆，将大缸从里到外，一层层涂满绿漆，这样大缸上面描绘着的龙纹和大缸口沿上书写的“大明宣德年制”宫廷款识，全被油漆覆盖了起来。最后他选在后院的角落里，挖了个坑，将大缸埋入土中，只留下一圈口沿在地面，又买了几株月季种在缸内，四周填满泥土，权当作一个大花盆使用。

后来红卫兵果然来抄家，吵吵嚷嚷，砸毁和抄走了不少珍贵古董古籍，一个红卫兵小鬼尿急，还曾经站在月季丛边撒了泡尿，却没有发现这院角花盆的秘密。

十年风雨，大龙缸安身于此，后来“文革”过去，社会安定，月季花开得更加茂密，他也就懒得再将大缸取出，一直埋藏于此，三十年来倒也相安无事。

可是最近接连几夜，他都清晰地听到后院东南角那个奇怪的声音，终于渐渐听出，那声音竟仿佛是什么东西敲击在大缸上。对，就是敲击瓷器的声音，而且只有敲在胎体厚重的瓷缸上，才有如此浑厚的声音。

难道是有地下活动的动物，在埋藏龙缸的地方做了窝？

每一次他跑到后院去，都没有看到任何人，也再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可一旦他入睡，那声音就会响起来，初时低沉，后来汹涌，直到把他吵醒，冲到院里，又消失不见，他渐渐有些不寒而栗，终于下了决心，关起院门，先小心翼翼地把几株月季挖走，又掏净缸内泥土，费了好大功夫，才把涂满油漆的大龙缸从地下取了出来。取出的那一天，一只巨大

的蜈蚣从缸里爬了出来，惊得他一身冷汗。

由于还是在冬天，很冷，戴着棉手套拿不了这缸，缸特别大，很重，得两人抬。他想一个人抓起来怎么也抓不动，想不到前院的疯老头听到动静，突然清醒起来，跑过来要帮忙一起搬运，他避之不及，也只好将就，宣德时期的缸是直沿，沿上没有很容易抓的边。两个人把手套一摘，空手抓着这个缸，往北房里拎。经过院子的时候，手就开始出汗，因为瓷器在冬季里是冰凉的，手是热的，所以手立刻就出水，安梦归一个没抓住，龙缸几乎掉到地上。

疯老头恶狠狠地看着他，发出一阵低吼。

他们终于把缸安放在北房的小套间里，还盖上两床棉被，当天晚上，果然再没有奇怪的声音，他终于睡了一晚安稳觉。

想不到几天之后，某个无风的夜里，那个奇怪声音又响起来了：

“当、当、当……”

声音就是从套间里发出来的！

近在咫尺的声音使他不寒而栗，他是受新中国教育长大的，本不该害怕那早已朽烂的枯骨，深夜游荡的鬼魂，可是想到自己从小生长在一堆堆古董中间，其中有很多从地底下刨出来的东西，多少有些惊疑，他不相信自己的神经出了毛病，却又无法解释这件怪事，说出去谁也不会相信，闷在心里又坐卧不安，后来一咬牙，反正自己也到了暮年，爷爷、母亲传下来的古董，抄家的抄家，砸烂的砸烂，没抄没砸的也有不少被

他在改革开放后卖掉换成了日常生活费，这个大龙缸，干脆也把它卖了吧！

卖给私人他并不放心，何况大龙缸价高，私人未必出得了价钱，后来想一想，不如拍卖，这些年，中国内地的拍卖行业有了新发展，一批批拍卖公司纷纷成立，有几家经营红火，常常创出高价成交纪录，通过拍卖，必能为大龙缸找到一个好的归宿。

沈盈玉这女人他多年前就认识，她家和安家是几辈人的交情，沈在十年前就创办了一家名为亿珍的艺术品拍卖公司，靠着家世背景，她本人又长袖善舞、人脉广阔，公司经营红火。故而大龙缸的去处，他就准备着落在她身上了。

沈盈玉望着这涂满绿油漆的大缸发愣：“你确信这是宣德大龙缸？”

“当然，难道你不相信我？这油漆是我亲手涂上去的，在这绿漆覆盖之下，就是一条凶猛的大龙！”安梦归说，“国宝龙缸，在我安家已经祖传三代，老琉璃厂的古董商几乎尽人皆知，我岂能骗你？”

“当然没有怀疑，只是这么重要的瓷器，变成这副模样，我们如何确定它的价值？如果您要将此物交付拍卖，您作为委托人，我们作为拍卖方，必须要签订一份拍卖合同，合同上要注明拍卖物的年代、名称、品相、状态，以及双方协商的物品估价和委托方所应支付的佣金比例，这样一件绿油油涂满漆的大缸，什么纹饰也看不出来，有无伤损也无法检查，就算我们相信它是宣德年间的，可到底该如何估价？这合同又该